

SHANGHAI LITERATURE & ART PUBLISHING GROUP

故事会  
5元  
精品系列



# 故事会

®

STORIES

## 惊悚故事



上海故事会文化

上海故事会文化

SHANGHAI LITERATURE & ART PUBLISHING GROUP

# 故事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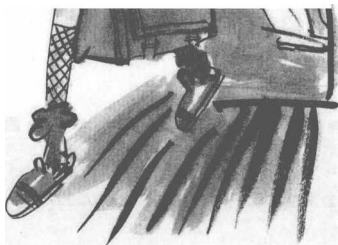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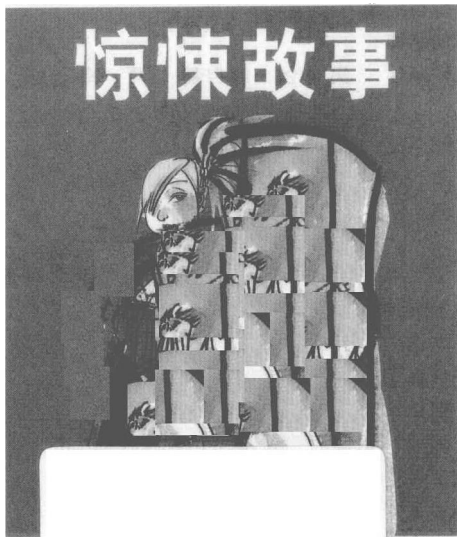
®

故事会  
5元  
精品系列



STORIES

## 惊悚故事



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 
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





上海文艺出版(集团)有限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惊悚故事/《故事会》编辑部编. 上海: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, 2009.9初版

(故事会5元精品系列) ISBN 978-7-5452-0267-0

I. 惊... II. 故... III. 故事 作品集 中国 当代 IV. I247.8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9)第028897号

丛 书 名: 故事会5元精品系列

书 名: 惊悚故事

主 编: 何承伟

编 委: 何承伟 吴 伦 姚自豪 夏一鸣

责任编辑: 鲍 放

装帧设计: 王 伟

责任督印: 张 凯

出 版: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·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

发 行: 上海文艺出版(集团)有限公司

电话: 021-64173007

传真: 021-64172001

地址: 上海市瞿溪路1365弄3号3楼

邮编: 200032

印 刷: 上海华文印刷厂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版 次: 2009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规 格: 770×960 32开 印张5

书 号: ISBN 978-7-5452-0267-0/G·079

定 价: 5.00元

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el: 021-65987232

版权所有·不准翻印



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出品 (00222) www.storychina.cn

STORIES

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所有图书可办理邮购, 免收邮费(挂号除外)

汇款地址: 上海市南绍兴路74号(200020); 收款人: 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

联系电话: 021-54667910

## 编者的话

《故事会》杂志是上海文艺出版总社旗下一本以发表故事为主的通俗文学刊物，其发行量在中国乃至世界文化综合类期刊中一直名列前茅。

改革开放以来，她始终与时俱进，不断开拓创新，以积极健康的思想内容，清新明快的节奏，生动活泼的风格，亦庄亦谐的美感，赢得了海内外数千万读者的喜爱。

无数事实、经验和理性已经证明：好故事可以影响人的一生。而以我们之见，所谓好故事，在内容上讲述的应是做人与处世的道理，在形式上也应听得进、记得住、讲得出、传得开，而且不会因时代的变迁而失去她的本质特征和艺术光彩。

为了让更多的读者走进好故事，阅读好故事，欣赏好故事，珍藏好故事，传播好故事，我们特编选了一套“故事会5元精品系列”以飨之。其选择标准主要有以下三点：

- 一、在《故事会》杂志上发表的作品。
  - 二、有过目不忘的艺术感染力。
  - 三、有恒久的趣味，对今天的读者仍有启迪作用。
- 愿好故事伴随你的一生！

《故事会》编辑部

# 目 录

## 鬼域伎俩

- 受过训练的黑猫 ..... 2  
煤井惊魂 ..... 6  
油价涨了 ..... 12  
瓶子里的魔鬼 ..... 15  
危险关口 ..... 20  
地下室里的秘密 ..... 24

## 匪夷所思

- 天下第一厨 ..... 29  
弹弓 ..... 33  
笑刑 ..... 35  
鬼宅 ..... 42  
第四位乘客 ..... 46  
病人与杀手 ..... 52  
终极标本 ..... 57

## 恩怨种种

- 当手掌 ..... 63  
飞动的黑影 ..... 69  
杀狗 ..... 71  
午夜小贞来 ..... 74  
生死声响 ..... 78  
深海较量 ..... 84

## 秘情窥探

- 虎口余生 ..... 89  
老宅子里的脚步声 ..... 92

起死回生 .....	96
租房的经历 .....	101
恐怖的电梯 .....	103
<b>事出有因</b>	
靠山村的狼爪印 .....	109
与狼同行 .....	113
胡同恐惧症 .....	119
阿狗奇遇 .....	124
雨夜惊魂 .....	131
<b>义无反顾</b>	
老弓腰挺腰 .....	135
地狱的回声 .....	139
我心不软 .....	146
遭遇海盗 .....	149
救命钥匙 .....	152

# 鬼域伎俩

恶魔往往用神圣的外表,引诱世人干最恶的罪行。



## 受过训练的黑猫



出身贫寒的美丽女子何水水，爱上了一个在国外经商的丧偶男人，嫁进了一座阴森森的百年老宅，没想到婚礼上突然蹿出一只大黑猫，居然将何水水绊倒在地。接踵而来的一连串怪异事件，更使这古宅笼罩在一片神秘、恐怖的气氛之中：丈夫和邻居态度暧昧；婆婆和保姆举止异常；还有关于神秘死去的新郎前妻的传闻，都使何水水心惊肉跳……

前不久，何水水的新婚丈夫朱阿民又出外做生意去了。其实，老太太对这桩婚姻一直不满，儿子长年在外，她总怀疑儿媳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瞒着。久而久之，老太太的性格越来越怪僻了，她似乎总在做一件什么秘密的事，小楼里也时常在深夜响起一种奇异的声音。



这天深夜两点钟，从老太太的房间里又传出了奇怪的声音，因为天热，房门开着，声音特别清晰，“扑通、扑通”，一阵紧一阵。

何水水猜不出这是什么声音，她按捺不住好奇心，便蹑手蹑脚地贴着墙壁，摸到了老太太的房门旁。

一看，她看到了一个令她目瞪口呆、心惊胆战的场面：昏黄的灯光下，一只大黑猫正一次次地从地上跳跃而起，像一头饿极了的小老虎，以闪电一样的速度蹿上了一米多高的窗门，那里挂着的，正是何水水几天前丢失的白色胸罩。那猫疯狂地扑腾着、撕咬着，一会儿，胸罩就像狂风中的一片芭蕉叶，被撕得粉碎。

最近一段时间，何水水接连丢失胸罩，现在这些胸罩终于有了下落，可它们的结局却是这样可怕，看来老太太在有计划地训练那只该死的畜生。

可她为什么这样做呢？想谋害何水水，还只是吓唬吓唬？

第二天，何水水下班后心事重重地往家走，她真不想回到这个阴沉沉的宅子里去。

走过一个小店，店里的老板殷勤地喊着：“小姐，这是今天新来的货，买一瓶试试吧？”

何水水一看，店里摆满了琳琅满目的香水，她随手拿起一瓶，付了钱，然后又在街上的一间间店铺里转悠。

回到家时，天快黑了。

何水水一进门，老太太就阴沉着脸问：“这么晚才回来，阿民不在家，你是不是去会以前的什么情人了？”

何水水一听气坏了：“你造谣，你想编出这么些无中生有的谎话来骗阿民！”

“朱家的房子不是什么人都可以进来的，像你这种人，根本就配不上我儿子！”老太太一边说着，一边抚着手中那只大黑猫，神色有点得意。

何水水终于明白了：眼前这个慈眉善目的婆婆，其实一直对

自己怀着刻骨仇恨呀！

她有点害怕：“你……你想怎么样？”

老太太没作声，只是一松手，大黑猫便“呼”地跳到了地板上，它伸了一个懒腰，“喵”地一声尖叫，何水水顿时汗毛直立。

老太太在猫的身旁蹲了下来，笑眯眯地对猫说：“宝贝儿，看你的啦，妈咪平时是怎么教你的呢？”她说着就轻轻地、有节奏地拍起了手，就像是训练场上的教练员在发号令一样。

大黑猫的眼睛里泛着淡黄色的光，看上去是一种寒彻骨髓的狞笑，它歪头打量了一下何水水，又回头看了看自己的主子，似乎一时间还拿不定主意。

到了这个时候，何水水对老太太偷自己胸罩的用意完全明白了：让这只凶猛的大黑猫熟悉她何水水的体味，然后像撕碎胸罩一样撕裂她的肉体。而且，此刻那猫的利爪上说不定已被这可恶的老太婆涂抹了剧毒！

想到这里，何水水的手不由从背后伸向刀架，在灯影儿的掩护下，她不动声色地把一把剔骨刀摸到了手：只要这该死的猫敢扑上来，那就让它去死！

老太太的掌声又响了起来，大黑猫终于一步一步走了过来，在距离何水水仅一步之隔的地方，它犹豫着又停下了。

何水水的手已经在刀柄上攥出了汗，她屏住了呼吸，瞪圆了眼睛，注视着黑猫的一举一动。

可大黑猫还是停着，它远远地嗅了嗅何水水的裤子，又嗅了嗅她的鞋，就慢吞吞地退回到了老太太的脚边。

老太太恼羞成怒：“你这个废物，我怎么教你的？”她再也忍不住心中的恼怒，一脚把大黑猫踢了个大跟斗。

何水水笑了，她走上去，蹲下身，对大黑猫说：“宝贝，还不快点逗你妈咪开心一下，她现在很不舒服哦……”

何水水讽刺地扔下了这一句话，就自顾自地上楼了。

老太太整个人僵住了，脸上没有一丝血色，“啊——”她突然发出一声疯狂的喊叫，扑上楼梯，紧紧地抱住了何水水的脚。

何水水挣扎着想脱身，她一踢脚，老太太的身体失去重心，身子一晃，跌下楼去，“砰”地一声响，接着就是肢体断裂的脆响……

就是到了这个时候，老太太还是不知道，今天的大黑猫在何水水面前龟缩不前，那是因为何水水把刚才在街上买的那瓶香水洒到了自己身上，大黑猫的鼻子不灵了……

（作者：魏晓霞；改编者：孙文霞）

（题图：箭 中）

## 煤井惊魂



这天，大明、老侯和刘刚三个人在井下作业面上采煤，由于贪进度，别的工人下班后他们又干了半个多小时才收工。

三人沿坡道往井上走，眼看就要到坑道口了，走在最前面的刘刚突然一拍脑袋说：“不好，水壶忘拿了，大明，你帮我去拿一拿。”

“好嘞！”走在刘刚后面几步的大明答应一声，转身就走。

他刚抬腿，就听“哎哟”一声，走在最后面的老侯从坡道上滚下来，大明赶紧上去把老侯扶起来。就在此时，只听“轰隆”一声巨响，大明和老侯回头一看，原来坑道口那块巴掌大的亮光不见了，碎煤块“稀里哗啦”落下来，腾起的煤尘呛得大明和老侯眼睛都睁不开。

“塌方了!”大明惊叫起来。

老侯到底年长些,此时比大明镇定许多,他让大明先关掉头上的矿灯,以节约电源,然后又给大明和自己分别找一处凹陷的坑壁站好,以防再有大煤块掉下来时被砸着。

说起来,大明认识老侯和刘刚的时间并不长。一个月前,大明在火车站与老侯相识,两人都是进城来打工的,可在城里转悠了两天,没找到一份工作。后来,老侯提议去他表弟刘刚打工的煤矿谋苦力,大明便跟着去了。挖煤这活又脏又累又危险,而且这是一家私营小煤矿,管理混乱,人员混杂,在如此环境下,老侯对大明却很照顾,加上刘刚,三个人处得情同手足。可没想,才来一个月,却偏偏碰上了这号子倒霉事……

约莫半个多小时过去了,大明感到头发晕,胸口也堵得慌。他见坑道顶上不再掉煤块了,便就近找啊找,找到一个风道口,把脸贴上去。可奇怪的是,风道口里一丝风也没有;又找到一个风道口,仍然没有风。

“别费劲了,风道都被堵死了。”黑暗中传来老侯绝望的声音。

大明心里一沉,如果风道全部被堵死了的话,不出半天他们就会被活活憋死!一阵恐惧感袭来,大明紧张到了极点。

突然,坑道口好像有动静,大明叫起来:“刘刚!一定是刘刚带人来救咱们了!”他急忙扭亮头上的矿灯,却惊讶地看到,眼前闪着十几双绿豆粒大小的幽光。

“是老鼠!”老侯叫了一声。

大明这时也看清了,那幽光原来都是老鼠的眼睛。

“打死他们,不然等我们动弹不了时,他们会来吃我们的肉,喝我们的血。”老侯咬牙切齿地说。

大明于是就哆嗦着捡脚边的煤块,朝老鼠扔过去,可没想这些家伙比鬼还机灵,“嗖”一下立刻就都逃散开去。老鼠没打死,

大明却明显感到自己头重脚轻起来，他闭上眼睛，把身子靠在井壁上，刚想休息一会，被老侯狠狠推了一把，险些跌倒。

“千万不能睡觉，睡着了你就没命了。”老侯显然比大明有经验，他对大明说，“走，咱们到作业面去，那里宽敞，打起仗来对咱们有利。”

“打仗，和谁打仗？”大明话一出口，立刻便想到刚才那十几只老鼠，“行，老侯，我听你的。”说着，他就跟着老侯一步一步往作业面走……

不知过了多少时候，坑道口那边仍然没有动静，而坑道里的空气却越来越稀薄，加上饥饿和寒冷，大明和老侯时时刻刻感觉到了死亡的威胁，而这时候，他们的“难友”，那十几只老鼠，竟趁着黑暗又一次向他们发起了进攻。

老侯对大明说：“必须主动出击，不然等我们体力耗尽了，绝不是它们对手。”

大明点点头，他和老侯同时打开头上的矿灯，一人拿一把留在作业面上干活用的平铲，朝着老鼠就是一顿猛拍，差不多一半老鼠被打趴在地上不会动了。

突然，大明发现鼠群中有一只特别大的老鼠，在他不远处“吱吱”叫着，挑衅似的瞪着他，他举起平铲就追了上去，那老鼠惊叫着蹿上直陡的坑壁，大明瞅准机会挥铲狠命一劈，铁铲碰到坑壁上，震得煤块矸石“哗哗”直往下掉。

“打死了！打死了！这么大，说不定还是只领头的呢！”大明朝老侯喊了一声。

老侯赶了过来。可是奇怪，借着头上矿灯的亮光，两人找了半天，也没见这只大老鼠的影子。这家伙跑哪儿去了？

忽然，老侯发现刚才大明铲头劈下的地方，竟有一条手指宽的缝隙，透进一股凉风。“快挖，可能有出口！”老侯激动得声音都有些发颤。

于是，两人立刻交替着用平铲挖了起来。果然，挖开了一个脸盆大小的洞，一阵带着潮味儿的新鲜空气扑了进来！原来这是别的煤矿打过来的岔洞，无意中被大明打通了。两个人于是先后钻出洞去，进入了另一条坑道，从那里钻出坑道口，重新看到了外面的世界。

这里离矿上不算太远，休息了一会儿，大明就要回去，可是老侯拦住了他，老侯说什么也不愿再回去冒这种风险了，他拉着大明来到附近一个小镇上，找了一家小旅馆住下，然后又打电话让刘刚到镇上来见面。

天刚擦黑，刘刚风风火火地赶来了，三个人一见面，激动不已。

刘刚一边咬牙大骂矿老板毫无人性、见死不救，一边从包里拿出一只烧鸡和一包花生米，又拿出一瓶白酒，说：“大难不死，必有后福！今晚我们哥仨庆祝一下，好好喝一杯。”

三人在小桌边坐定，老侯忽然长叹一声，说：“表弟呀，你表哥我长这么大还没尝过女人滋味哩，这次死里逃生，我也想开了，今晚你陪我俩找回女人去。”

刘刚听了不由皱了皱眉头，说：“那不成，你不怕得病？”

“我不管，命都是捡回来的，还在乎多丢一回？”老侯脸涨得通红，瓮声瓮气地说。

“那……大明，要不就一起去试试？”

“不不不！”大明连连摆手，“老侯想去我不管，这事儿我可没想过。”

刘刚一听不由“嘿嘿”笑出了声：“也好，人各有志，大明兄弟不去就算了，你自个儿先喝着，多吃菜，我帮老侯办完事儿就回来。”说罢，他陪着老侯走了。

他们两人走后，大明打开酒瓶就要喝酒，忽听屋角有动静，回头一看，发现是一只大老鼠，正直勾勾地瞪着自己。大明立刻

想起了坑道里的那只救命鼠，他不禁对这家伙产生了好感，于是顺手就撕了一块烧鸡，扔到它面前。

这只老鼠胆子还真大，大模大样地凑上来嗅了嗅，张嘴就啃。

大明见状，便又抓了一把花生米丢过去，那家伙也不客气，一边吃，一边“吱吱”地叫。

不一会，只见不知从哪个角落里钻出一大两小三只老鼠，大明白了：看来这是一家子哪，听到大老鼠的召唤，一起来享受美味了。

大明越看越觉得有意思。忽然，他见那只大老鼠痛苦地叫了几声，全身一阵颤栗，竟趴在那里不动了。紧接着，另外三只老鼠也先后倒在了地上，全都口鼻流血咽过气去。大明惊出一身冷汗……

半夜时分，只见两个黑影溜回了房间。

“喂，兄弟，这小子死了吗？”说话的是老侯。

“没问题，我在酒菜里足足放了三包毒药。”另一个声音自然是刘刚了。

“你从窑主那里讹了多少钱？”

“六万。侯哥，你那三万，我给你留着。”

“窑主没起疑心？”

“哼，疑心了也不敢声张，他无证经营，不给钱我们就闹到上边去，他最怕这个了。反正我们这也不是头一回做了，大明这种怨鬼，骗到一个是一个。”

“那哥哥我呢？你这回竟然连我都算计，要不是老鼠救命，我早见阎王去了。”

“不不不，哪敢哪敢！”刘刚说着，把刚才放在桌上的东西都收拾了，然后恭恭敬敬地把老侯按在桌边坐下，“看，我给你带什么来了！”他把带来的另一个包打开，从里面重新拿出酒菜来，



“这可是你平时最爱吃的了吧！来，让兄弟我好好敬你哥哥一杯，算是赔罪了。”刘刚边说边替老侯斟满酒，把酒杯举了起来。

老侯接过杯子，一仰脖把酒喝进了肚里，然后心满意足地伸手接过刘刚递过来的三捆钞票，一张张数了起来。然而，钱还没数完，他的脸就痛苦地抽搐起来，“你……你……”他刚“你”了一声，人就已经重重地摔在了地上。

“哈哈哈哈”刘刚得意地狞笑起来，他用脚踢了踢死去的老侯，自语道：“兄弟啊，本来咱们合作得这么好，我是不想要你命的，可谁让老板这么好说话呢，一给就给了六万块，给你一半我实在是舍不得啊！也好，有大明那傻小子陪着，黄泉路上你就不会寂寞了……”他边说边将刚才给老侯的那三万块钱装进了自己的黑皮包。

可是就在他开门走人的时候，他脸上洋洋得意的表情僵住了——房门外，全副武装的警察挡住了他的去路；站在警察身后的，正是双眼冒火的大明！

（闫 锐）

（题图：王申生）